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輯
沈雲龍主編

釧影樓回憶錄

包天笑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色天笑著

劍影樓回憶錄

吳湖帆著



釗影樓回憶錄序

姑蘇天笑包先生誕生於一八七六年，距鴉片戰爭祇三十五年，現高壽九十六歲。這本釗影樓回憶錄撰著於先生七十四歲，先後分期刊登於香港大華半月刊，晶報，現由本社出版單行本。

回顧先生誕生以來這九十五年，正是我們祖國在各國帝國主義蹂躪侵略中，逐漸覺醒，經過兩次大革命，從封建社會蛻化爲資本主義社會，又從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劇烈與痛苦的變化過程。這九十五年來的洪流，真是波濤洶湧，險惡萬分，不但我們四千年來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就在世界史上，以短短近百年時間，接連跨越兩個歷史階段，也是僅見的。因此，我們處身在這個洪流之中，每一返顧，雖祇三五十年前事，已彷彿隔世，很難了解當時的社會與人民生活情況了。例如，今天四十以下的人，往往無法想像抗戰以前的中國；解放後出生的孩子們，決不會想到蔣介石統治下，中國竟然一盤散沙地漫無組織。就以筆者本人來說，雖然生在五四時代，並且好讀歷史，然而對於清末民初那個時期，總是感覺隔膜。

約畧計來，先生過去這三個世代恰好相當於中國現代史的三個時期：第一個三十年左右，帝國主義的軍艦大炮打破了我國自高自大的閉關孤立，無時無刻不在帝國主義欺侮下，隨時有被瓜分的危機。於是，搢紳階級與知識分子醞釀民族革命與資本主義革命，以期推翻滿清專制統治，挽救國家。第二個三十年左右，則是中國資產階級對封建殘餘勢力與外國帝國主義鬥爭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精神可以五四運動的口號：「內除國賊，外拒強權」爲代表。可是，對內則國賊層出不窮，此伏彼起，除不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勝除；對外則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強權拒無可拒。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乃引起了第三個三十年的無產階級革命。

先生親身經歷了這三個偉大時代，尤其在第一個階段中，盡了許多啓蒙的責任。他早在光緒二十多年時，就會合同志在蘇州創辦了空前絕後的木刻月刊，這是中國最早的雜誌之一。他又在中國現代教育萌芽之初，就從事教學與教育行政。中國第一個翻譯西洋學術典籍的嚴復所譯「穆勒名學」，「原富」等七書，是中國士大夫認識在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以外，尚有學問的震天巨雷，却又是先生二十歲後任職金粟齋譯書處時經手校印的。從那時起，先生積極參加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也結識了那個時期全國第一流的文人學者，巨宦偉人。今天我們覺得已成歷史上人物的嚴復、張謇、蘇曼殊、李叔同、章太炎、汪精衛、史量才……或是先生會親炙過的前輩，或是先生文字之交，或是共同宴游的朋友。是以先生在回憶錄中娓娓叙述當年知識分子、學校、學生、報館種種，使我們對那個時期的社會，以及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增加了許多親切的認識。

尤其難得的是，先生撰著本書時，雖已年逾古稀，記憶力仍非常強。書中隨時記錄着光緒初葉至民國十年前後的物價、薪工等資料。在我們後生小子看來，簡直像讀史記貨殖列傳一般珍貴與驚奇。書中記載家庭與親戚、朋友時，先生又隨時提供了許多民國以前的工商業情況，無一不是經濟史的可靠史料。

左拉對他的傑作「盧貢家族的家運」曾自稱爲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優生學史。一般學者也許之爲那個時期的自然與社會史。我們覺得先生這三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確是清末民初的社會史、經濟史，尤其是文化史的最珍貴的資料。相信後世研究中國這個偉大時代歷史學者，必將視本書爲枕中秘籍！

先生是成名近八十年的老文學家，文字優美，有目共睹，無煩詞費。筆者祇願在此提出本書兩個特點：第一是深厚真實的感情。先生於師友、學生、親戚，處處流露出他的真性情；最令人感動的却是先生誠摯的孝思。試想一位幡然老翁，孫曾滿堂，還時常在夢中依戀慈母懷中！這種純孝的孺慕之情，真足以風這個世紀末的澆薄。其次是坦白。本書敘述小火輪烟蓬上的邂逅；在上海花間的應酬；以及訪問日本時的冶遊，毫無諱飾，從此可見先生坦率之一斑了。正因為所述都是真情實事，令人讀來分外動人。輓近港台出版的回憶錄與傳記，可稱汗牛充棟。可是，大概作者都是些英雄好漢吧，寫的都是自己豐功偉績，至少也是交遊的光寵，使人讀來好像走進了一座大廟，觸目皆金碧輝煌的泥塑木雕。本書則不然，所述祇是一個書生的日常生活。就是講到那些奇人逸士，如張謇、陳獨秀、晏澂、弘一等，也各有各的真面目，沒有什麼天縱英明，或不食人間烟火的描寫，既非超人，更不是神龕，有各人的個性，也有人的缺點，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一言蔽之，本書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它真實的平庸。而這些庸言庸行，經先生平淡樸實的素描，都生動地重現於讀者心目中，甚至使我們讀來彷彿處身於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古老的蘇州與剛剛開始繁榮的上海舊租界中，面對着那些秀才、舉人、學者、作家……。

唯一令人惋惜的，本書似乎只寫到民國十年以前，沒有把以後兩個世紀紀錄在內。我們祈禱先生老而彌健，繼續寫下去，到我們祝賀他老人家百歲華誕之日，能見到以後七十年的回憶錄的出版。

這本回憶錄能由大華出版社出版，是我們大華同人最大的光榮。而先生囑咐我這個後生小子寫一篇序，更是我生平最大的榮寵。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柯榮欣書於大華出版社

自序

距今二十餘年前，清夜夢迴，思潮起伏，因想到年踰七十，蹉跎一生，試把這個在前半生所經歷的事，寫些出來，也足以自娛，且足以自警。先從兒童時代，寫了家庭間事，成數萬字。既而興之所至，從青年時代到中年時代，斷斷續續，一直寫下去，又成了若干萬字。後經流離轉徙，意興闌珊，也遂擱筆了。實在說來，那時的記憶力更不如前了。此種記載，原不足存，更不足以問世，或存之爲兒孫輩觀感而已。但我輩既生存於這個時代，又薰染於這個境界，以欲留此鴻爪的一痕，又何足怪。古人有五十而知非之說，我已耄矣，應更知既往之非，有以自懺。但友朋輩却說我所記述，既可以作近代史的參證，又可以觀世變的遺蛻，那就益增我的慚感了。這個回憶錄，先曾登載於「大華雜誌」，後又連載於「晶報」，今又承柯榮欣先生的不棄，爲之印行成書，而高伯雨先生則爲我訂正，感何可言。迴想舊游，常榮夢寐，亦思追憶前塵，而時不我予。今者衰病侵尋，神思滯塞，眼花手顫，憚於握管，因綴數語，叙其顛末。

一九七一年二月在香港，

吳縣包天笑時年九十六。

緣 起

我寫此稿，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那時七十四歲了。我的記憶力已日漸衰退，大不及從前，有許多經歷的故事，忘了它的頭緒，有許多結交的朋友，忘了他的名字，恐怕以後，更不如現在了吧？有時我的兒孫輩，問起我幼時的事，有些是茫然莫知所答了，有些也只是片羽殘鱗，雖然僅是個人的事，也好像是古人所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了呀？

昨天夜裏，忽得一夢，夢着我已變成了一個八九歲的兒童，依依在慈母之側。我的母親，還是那樣的年青，還是那樣的慈愛，可惜那不過一剎那之間，我便醒了。母親不會和我說過什麼話，也沒有什麼表示，我醒後却不能忘懷。其時已是天將微明的時候，窗外的白雄鷄，已在喔喔啼了，我再也不能重續殘夢了，我雙目炯炯，至於天曉。

我以待將就木之年，我比中國人最尊敬的孔夫子，已多活了一年，而忽然得了此夢，雖然我對於幼年的夢似常常做的。爲了睡不着，引起了我枕上的種種回憶，但是那種回憶，也是一瞥即逝，似春夢無痕。因此我便把此刻還可以記憶的事跡，隨便的寫點出來，給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看看，以時代變遷的神速，他們也許爲了追思往事，而增添一些興味吧？

目 錄

	頁 數		頁 數
柯序		我的近視眼	四〇
自序		兒童時代的娛樂	四四
緣起		在新年裡	五一
我的母親	一	我的拜年	五四
上學之始	三	自桃花塢至文衙弄	五七
上學以後	七	記顧九果師	六二
我的父親	一〇	桃塢吳家	六五
三位姑母	一三	扶乩之術	六八
我的外祖家	一六	出就外傳	七二
自劉家濱至桃花塢	二〇	記朱靜瀾師	七六
中落時代	二四	讀書與習業	八一
兒童時代的上海	二七	小考的預備	八四
延師課讀	三二	考市	八八
記姚和卿先生	三六	縣府考	九一

	頁數		頁數
院式·····	九五	木刻雜誌·····	一六六
觀場·····	九九	譯小說的開始·····	一七〇
讀書與看報·····	一〇三	蘇滬往來·····	一七五
自文衙弄至曹家巷·····	一〇七	烟蓬的故事·····	一八一
面試·····	一一二	名與號·····	一八八
父親逝世之年·····	一一七	釧影樓·····	一九三
父親逝世以後·····	一二二	結婚·····	一九七
適館授餐·····	一二六	初到南京·····	二〇三
訂婚·····	一三一	記蒯禮卿先生·····	二〇八
進學·····	一三四	在南京·····	二一四
入泮·····	一三九	金粟齋譯書處·····	二一八
記徐子丹師·····	一四三	金粟齋時代的朋友·····	二二四
求友時代·····	一四七	重印仁學·····	二三二
西堂度曲·····	一五二	金粟齋的結束·····	二三七
外國文的放棄·····	一五六	巡遊譯書處·····	二四二
東來書莊·····	一六一	回到蘇州·····	二五〇

	頁數		頁數
吳中公學社	二五七	編輯雜誌之始	三五七
重輝棄養	二六四	還鄉三事	三六三
葬事	二七〇	一天的臨時記者	三六八
到青州府去	二七六	編輯小說雜誌	三七五
記青州府中學堂(一)	二八三	在商務印書館	三八五
記青州府中學堂(二)	二九一	記余覺沈壽事	三九三
青州風物	二九八	春柳社及其他	三九八
青州歸來	三〇六	時報懷舊記(上)	四〇七
移居上海之始	三一二	時報懷舊記(下)	四一三
新聞記者開場	三一七	回憶狄楚青	四二〇
在小說林	三二三	日本之游	四二八
息樓	三二八	參觀朝日新聞	四三七
女學校教書	三三四	記上海晶報	四四四
女學生素描	三三九		
時報的編制	三四五		
集會結社	三五五		

釗影樓回憶錄

天 笑著

我的母親

在五歲以前，我是完全不能記憶了，我的知識，就算是從五歲開始了吧。因為我是五歲就上學了。

我的出生，是在蘇州城內西花橋巷一個宅子裏。這宅子並不是我家所有，我家只是租着住居而已。及至我畧知事物，以及五歲上學的年齡，我家已遷到閶門內的劉家浜房裏了。我所出生的花橋巷房子，直到如今，沒有進去看過。僅在十二歲那年跟隨父親，走過西花橋巷，父親指點給我看：「這是你生出的地方！」我只在門口望了一望。

我們只有姊弟二人，姊姊長我三歲。我家不用奶媽，都是我母親乳養大的。自從我生出以後，姊姊是祖母領去同睡了，我是專依戀着母親了。我記得我是常常捧着母親的面頰，勾着母親的頭頸而睡的。

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母親吐過一次血，那時西醫還不會流行到中國內地來，但是中國也知道有些吐血是一種肺癆病，而且要傳染給人的，母親便不許我向她面對面睡在一床了。我因此哭了幾場，母親忍不住了，另設一被，另具一枕，只許我睡在床的另一頭，不許和她親近。

有一天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我便醒了，便爬到母親身上去。那時帳外殘燈未滅，在晨光熹微中，我看見母親面容慘白，似乎是另一個人。我便哭喊道：「噢呀！你不是我的母親呀！你是誰呀？」

一個名字。」（當時中國婦女十分之八九不讀書，沒有名字）我再三要求母親選一個名，母親徇愛兒之請，隨便在我所寫的許多字上，指了一個，乃是「菘」字，於是便定了菘字。後來直到母親去世時，我寫她的行述，也用了這個名字。

這個菘字，詩經上有一句「菘竹猗猗」，是與竹有關係的，恰好我父親號「韻竹」，也可以算得有些巧合咧。

我的母親，在我的內心中，在我的敬愛中，直到如今，我稱頌她是聖者。我未見世上女人道德之高，過於吾母者。她不識字，不讀書，未受何等教育，然而事姑，相失，教子，可以說是舊時代裏女界的完人。這不獨是她兒子如此說，所有親戚朋友中，沒有一人不稱讚她賢德的。

上學之始

我五歲就止學，可算是太早了，但近代在五歲時，入幼稚園的，也不是沒有。況且我是在舊曆二月初二生的，也可以算得足四十八個月了。在未上學之先，祖母教我識幾個筆畫簡單的字，我都認識。又以我的父親，在幼年時，適逢太平天國之戰，隨着祖母，奔走逃難，深恨自己從小失學，希望我

成一讀書種子。

我家那時住在城西劉家浜一個宅子裏，這宅子是一個巨宅，裏面住了三家人家。除我家外，一家姓賴，福建人，漢軍籍。一家姓譚似爲安徽人，有些忘了。因爲當時蘇州是個江蘇省城，別省來此做官候補的人很多（清制，本省人不能做本省官）。這賴譚兩家，都是到江蘇來候補的，而在蘇州作寓公。後來賴家有一位叫賴豐熙，譚家有一位叫譚泰來，一個做了吳縣知縣，一個做了蘇州府知府，都是前清時代的地方官，但那時候，他們兩家和我的一家，都已遷出劉家浜這個宅子了。

我的上學動機，和賴家有關係。這一宅子中，譚家住正屋，譚家住花廳，而我們住在花廳對面幾幢樓房中，也有大小八九間房子。雖然花廳前面的庭院很大，院中花木扶疏，還有假山，可是我們和賴家，總是望衡對宇。他們女眷中有一位三太太，和我祖母、母親極爲客氣，以鄰居關係，常常互相餽贈食物。這位三太太，有時穿長袍，作旗裝；有時短襖長裙，作漢裝；因爲她是漢軍的關係也。（漢軍可與滿人通婚，亦可與漢人通婚，成爲滿漢通婚的橋梁。）

因爲三太太有個兒子約摸十三四歲，要請一位西席先生。他們都能說蘇州話，又感於蘇州文風之盛，要請一位蘇州先生。商之於我祖母，我祖母本來預備我要上學，也要請一位開學先生，那就來得正好，便商量兩家合請一位先生。

祖母就託了她的第一女婿，就是我的姑丈尤巽甫先生。巽甫姑丈又託了他的堂兄鼎孚先生，也是我的表姑丈，介紹了一位陳少甫先生（名恩梓），這算是我家與賴家合請的。陳先生朝出暮歸，好在他的家，離館極近，他住在迴龍閣，就在劉家浜南面的一條街，不過是咫尺之間。當時訂明，賴家供一餐午飯，我家供一頓晚點，夜飯是陳先生回家吃了。

我上學的儀式，頗爲隆重。大概那是正月二十日吧？先已通知了外祖家。外祖家的男傭人沈壽，到了那天的清早，便挑了一担東西來。一頭是一隻小書箱，一部四書，一匣方塊字，還有文房四寶、筆筒、筆架、墨牀、水盂，一應俱全。這些東西，在七十年後的今日，我還保存着一隻古銅筆架，和一隻古瓷的水盂咧。那一頭是一盤定勝糕和一盤粽子，上學時送糕粽，諧音是「高中」，那都是科舉時代的吉語。而且這一盤粽子很特別，裏面有一隻粽子，裹得四方型的，名爲「印粽」；有兩隻粽子，裹成筆管型的，名爲「筆粽」，諧音是「必中」，蘇州的糕餅店，他們早有此種技巧咧。

停一刻兒，我的母舅坐轎子來了，他是來送學堂的。蘇俗：父親不送學堂，有母舅的母舅送，沒有母舅的叔伯送，或其他長輩送。在從前送學堂，要穿禮服來的，現在簡便得多了，只戴一頂紅纓帽，但若是紳士人家，還是要穿禮服的。

書房就在賴家花廳的一個耳房裏，有一個天井，天井裏三面都是高大的牆。有六扇長窗，長窗外有一個花砌，有幾枝天竹之類的小樹。學生只有兩人，就是我和賴家的這位世兄。這位賴世兄，他們家裏叫他大少爺，我當面雖然叫他賴世兄，背後也叫他一聲賴大少爺。

母舅一來，送入書房，便要行拜師禮了。傭人們在書房正中，點上紅燭，母舅拈了香，然後教我朝上拜了四拜，這是先拜至聖先師的孔子。然後在正中擺上一張椅子，然後地上鋪下紅氈單，請先生坐在椅子上，受學生拜師之禮。但我們的陳先生，却不肯坐，只站在上首，而且在我跪下去的時候，他便雙手把我扶了起來，這便算拜師禮成了。

我的坐位，就在先生的書桌傍邊。可憐的是我身體太小，因此在椅子上，放了幾個墊子，還襯上那條紅氈單，便抱了上去了。一面家裏又送上「和氣湯」，這也是蘇州的風俗，希望師生們，同學們

，和和氣氣，喝一杯和氣湯。這和氣湯是什麼呢？實在是白糖湯，加上一些梧桐子（梧與和音相近），青豆（青與親音相同），好在那些糖湯，是兒童們所歡迎的。

母舅給先生作了一個揖，說了「拜託拜託」兩句，他的任務完成，便即去了，我就感到單獨。先生早已預備，用紅紙方塊，給我寫了六個字：「大富貴，亦壽考」。教我認識。這六個字中，第一個「大」字，早就認識了，其餘五個，都不認識。先生教了約摸四五遍，其餘的五個字，也都認識了。這一天下午本來也就放假，大概不到兩小時的光景，我也就放學了。

在放學之前，我們這位陳先生是非常道地的，他把我的字版，安放在書包裏。最奇怪的，把我的書包翻轉來包了。說起來我的書包，也大為考究，這也是外祖家送來的。書包是綠綢面子的，桃紅細布的夾裏，面子上還繡了一位紅袍紗帽的狀元及第，騎着一匹白馬。書包角上，還有一條紅絲帶，繫上一個金錢。

臨出書房時，先生還把粽子盤裏的一顆四方的印粽，教我捧了回去，家裏已在迎候了。捧了這印粽回去，這是先生企望他的學生，將來抓着一個印把子的意思。爲什麼把書包翻轉來呢，後經祖母解釋，蘇州有一句俗語：一個讀書人飛黃騰達，稱之爲「書包翻身」，都是科舉時代祝頌之意。

上學以後

上學以後，我進步倒也不慢，每天認識方塊字，約近二十個字，不到兩個月，已認識了一千字了。這些方塊字，坊間是依着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認識生字，那就有一種在千字以外的方塊字了。這些認方塊字教法，只認識它的字形、讀音，而不加解釋它的意義，這是中國舊式的幼稚教育。

認識了一千字後，陳先生便給我讀了一本「三字經」，因為三個字一句，小孩子易於上口。「三字經」讀完後，先生便給我讀一本「詩品」，這詩品是司空圖著的，也是四個字一句，如「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坐，時聞鳥聲」之類，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讀完「詩品」後，先生說：可以誦讀長短句了，便教我讀一本「孝經」。

照平常的啓蒙書，那些私塾裏，總是先讀三、百、千。所謂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書。但我却讀了一本「詩品」，一本「孝經」。三字經不必說了，「百家姓」與「千字文」，在實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識字而言，也要識得人家姓什麼呀，讀了「百家姓」，那就便當得多了。「千字文」裏，一千個字，沒有相同的，於是人家便以此排列號數了，譬如「天字第一號」和「地字第二號」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這與讀書人也很有關係，在小考、大考、鄉試、會試，也都以「千字文」排號的。假如在鄉試場裏，你的號舍是標明一個「來」字，你如果讀過「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來暑往」的這一句，你的號舍，就在「寒」字與「暑」字之間了。

讀完「孝經」就讀四書了。照例讀四書的順序，先讀「大學」，次讀「中庸」，然後讀「論語」

與「孟子」。但是陳先生却不然，教我先讀「論語」，並不教我先讀大學、中庸。可惜的是論語還沒有讀完，就離開了這位可愛的啓蒙教師陳先生了。

陳先生的愛我，簡直同於慈母。我身體小，爬不上椅子時，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學堂去，母親總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後進去。放飯出來進去，也是如此。偶爾忘記了，在學塾裏內急了，面孔漲得通紅，先生却已知道了，問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裏去小便。這位先生，真像一位裸母。

但這位賴世兄賴少爺，却常常侮弄我。把濕紙團裝在筆套管裏，做了紙彈射我。又用水盂裏的水，灑在我身上。因為先生是個近視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响。有一天，我臨睡的時候，母親給我脫衣服，却見我後頸裏一個個的紙團，向我問起，我說：「這是賴世兄把濕紙團塞在我頭頸裏的。」現在那些濕紙團已經乾了。母親說：「那些濕紙團塞在頭頸裏不難過嗎？回來又不告訴人。」母親告訴了祖母，祖母恨極了，後來和賴大少爺的母親三太太說了，三太太把她的兒子罵了一頓，責令他到我家向祖母陪罪。

約在二十五年以後，有一位賴豐熙，做了我們吳縣知縣。我有一位盟弟李叔良（名志仁），在縣考時，賴知縣取了他為「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賞識他，要把他的女兒配給叔良（後來沒有成功）。據叔良所談，我疑心這位我們的「父母官」，就是塞紙團在我後頸裏的賴大少爺。他是福建漢軍，又說住過劉家浜，更無疑慮。後來他就調任了，叔良進學以後，留學日本，也和他疏遠了，不會問他。

我的離開我的陳先生，爲了我們是遷居了。我家那時從劉家浜遷居到桃花塢。爲什麼要遷居，我

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經濟緊縮之意。自從這一次離開了陳先生以後，從此就不會見面。我不知道陳先生的學問如何，但是啓蒙的時候，陳先生教我讀一本「詩品」，又教我讀一本「孝經」，是企望我將來成一詩人，又企望我爲一篤行之士，我雖不成器，陳先生可知是有學行的人了。

後來知道陳先生做了外交官，頗爲奇事，不知道那一位駐美欽使（當時無公使之稱，官書稱欽使俗稱欽差）到了新大陸去，陳先生當了隨員。難道陳先生懂得外國語言文字嗎？一定是不懂得的，他教我識字讀書的時候，年已三十多歲了，那裏懂得什麼外國文？不過當時的出使外國大臣，也不必認識外國文，即如蘇州的這位洪狀元洪鈞，也出使外國，他何嘗懂得外國文，其餘的隨員，更不必說了。

據說：陳先生到了美國，在使館裏終日閉門家居，不大出來。有人說：他到了美國，好似沒有到美國，仍舊在自己家裏。又聽說他回國以後，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痛罵美國，從政治到社會。中國有許多諳洋務、講新法的人，都以陳先生的出洋爲笑談，說他不通世務。我雖不會讀到陳先生痛罵美國的文章，但不是我迴護師門，必有精刻之論，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國好」的人，多少有些見識。

在辛亥那一年，陳先生放了新加坡領事。這時我的一位朋友畢倚虹（名振達，號幾庵）做了他的隨員。剛到上海就武昌起義了。陳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蘇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國公學去讀書。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蹤，經畢倚虹談起才知道，我那時已住在上海，幾次想回蘇州去拜謁陳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

我的父親

一〇

我的父親是一個遺腹子，他在祖母腹中時，我的祖父已經故世了。這不是悲慘的事嗎？我也少孤，但是我到十七歲父親才故世，我還比父親幸福得多。

我的祖母生有兩子三女：第一胎是男，我的大伯，到三歲時候死了。第二胎是女，我的二姑母，嫁尤氏，姑丈尤翼甫（名先庚），二姑母早死，我未見。第三胎是女，我的三姑母，嫁顧氏，姑丈顧文卿（名維煥），三姑母亦早死，續娶亦包氏，我祖的姪女。第四胎是女，我的四姑母，嫁姚氏，姑丈姚寶森（名儀廷）。第五胎是男，是我的父親。所以我父是遺腹子，而不是獨生子。

我家祖先，世業商，住居蘇州閶門外的花步里，開了一家很大的米行。我的曾祖素庭公，曾祖母劉氏，他們所生的兒女，不僅我祖父一人，但是祖父排行最小，

祖父名瑞瑛，號朗甫，因為他的號是朗甫，所以我的號是朗孫，祖母所命，用以紀念祖父。他是一個文人，是一個瀟灑的人，常以吟詠自遣（但他的遺墨，我一點也沒有得到）。不過他並沒有去應試過，不會走上科舉的路，也不想求取功名，只喜歡種花、飲酒、吟詩，對於八股文是厭棄的。大概家裏有幾個錢，是一位胸襟恬澹，現代所稱為有閒階級的人。可是天不永年，將近三十歲，一病逝世，把一大堆兒女，拋給祖母了。

我不會見過祖父，連父親也不會見過他的父親，這只在祖母口中傳下來的。除了我的大伯，三歲便死以外，其餘有三位姑母，都在幼年，而我的父親，則在襁褓中，中間適逢太平天國之戰，到處奔走，到處逃難，正不知祖母怎樣把一羣孩子撫養成人的。

據祖母說：這是幸虧得她的父親炳齋公（我父的外祖吳炳齋公），逃難一切，都是跟了他們走的。炳齋公只一個女兒，便是我的祖母，當時他們是蘇州胥門外開燒酒行的，燒酒行吳家誰不知道？而我們是在閶門外開米行的，也頗有名氣，論資本還是我們大列。以燒酒行的女兒，配給米行家的兒子，在當時，也可算門當戶對的。

父親幼年失學，因為他的學齡時代，都在轉徙逃難中喪失了。祖母說：我父親的讀書，斷斷續續，計算起來，還不到四足年，然而父親的天資，比我聰明，他並未怎樣自己用功自修，而寫一封信，却明白通達，沒有一些拖沓，從不見一個別字。他寫的字，甚為秀麗。想想吧！他只讀了四年書呀！我們讀了十幾年書，平日還好好像手不釋卷似的，有時思想見識，還遠不及他呢。

太平之戰以後，父親已是十三四歲了，所有家業，已蕩然無存，米行早已搶光，燒光了，同族中的人，死亡的死亡了，失蹤的失蹤了，閶門外花步里的故宅，夷為一片瓦礫之場了（這一故址，後來為武進盛氏，即盛宣懷家所佔，我們想交涉取回，但契據已失，又無力重建房子，只好放棄了）。我們只是商家，不是地主，連半頃之田也沒有。

在這次內戰以前，閶門外是商賈發達，市廛繁盛之區，所以稱之為「金閶」。從楓橋起，到什麼上津橋，接到渡僧橋，密密層層的都是商行。因為都是沿着河道，水運便利，客商們都到蘇州來辦貨。城裏雖然是個住宅區，但比較冷靜，沒有城外的熱鬧。自經此戰役後，燒的燒，拆的拆，華屋高樓，頃刻變為平地了。我的外祖家，從前也住在閶門外來鳳橋，母親常常說起，爲了戰事而橋被炸斷。父親到十四歲時，不能再讀書，非去習業不可了。從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階級者，只有兩條路綫：一條是讀書，一條是習業。讀書便是要考試，習舉子業，在科舉上爬上去。但是父親因爲幼年

失學，已經是來不及了。而且這一條路，有好多人是走不通的，到頭髮白了，還是一個窮書生。所以父親經過了親族會議以後，主張是習業了。

當時蘇州還有一種風氣，習業最好是錢莊出身。以前沒有銀行，在北方是票號，在南方是錢莊。凡是錢莊出來的，好似科舉時代的考試出身（又名爲正途出身），唱京戲的科班出身一樣。並且錢莊出身的最好是小錢莊的學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在親族會議中，便有人提出此議，如打算盤，看洋錢（當時江浙兩省，已都用墨西哥銀圓了，稱之爲鷹洋，因上有一鷹），以及其它技術，小錢莊的師父肯教（以經理先生爲師父，也要叩頭拜師）。大錢莊經理先生，都是老氣橫秋，搭臭架子，只有使喚學徒，不肯教導學徒。

從前當學徒是很苦的，尤其當那種小錢莊的學徒，如做重僕一般。祖母只有父親那樣一個兒子，而且是遺腹子，如何捨得？但爲了兒子的前途計，只得忍痛讓他去了。可是父親却很能耐苦，而且身體也很健實，大概是幾年內奔走逃難，鍛鍊過來的了。他却不覺得吃苦，處之怡然。

這家小錢莊，只有一間門面。當學徒的人，並無眠床，睡眠時，等上了排門（從前蘇州無打烊的名稱，而也忌說關門兩字），把鋪蓋攤在店堂裏睡覺，天一亮，便起來捲起鋪蓋，打掃店堂，都是學徒們的職司。吃飯時給經理先生裝飯、添飯，都是學徒的事。他要最後一個坐在飯桌上，最先一個吃完飯。魚肉葷腥，只有先生們可吃，他們是無望的。有的店家，經理先生的夜壺，也要學徒給他倒的。但是這一錢莊的經理很客氣，而且對於我父頗器重，很優待，常教他一切關於商業上的必須業務。

三年滿師以後，我父便被介紹到大錢莊去了。因爲我們的親戚中，開錢莊，做東家的極多，只要

保頭硬，便容易推薦。到了大錢莊，十餘年來，父親升遷得極快，薪水也很優，在我生出的時候，父親已是一位高級職員了。錢莊裏的職員表，我實在弄不清，總之這個經理是大權獨攬（經理俗名「擋手」），亦有什麼「大伙」「二伙」之稱，又有什麼賬房，跑街等名目，大伙就是經理，父親那時是二伙了。一家大錢莊，至少也有二三十人。現在那些吃錢莊飯的老年人，當還有些記得吧？

但我到約摸七八歲光景，父親已脫離了錢莊業了。父親的脫離錢莊，是和那家的擋手（即經理）有了一度衝突，憤而辭職。當時一般親戚，都埋怨他：倘然有了別處高就而跳出來，似乎還合理；現在並無高就，未免太失策了。可是父親很憤激，他說：「這些錢莊裏的鬼蜮技倆，我都看不上眼，我至死不吃錢莊飯，再不做「錢獠獠」了。（按：錢獠獠乃吳人詬罵錢莊店夥之詞。）

三位姑母

我現在要敘述我家的親戚了。我祖母有三個女兒，我有三個姑母，上節已經說過了。

我先說我的二姑母，嫁尤氏早死，我不及見了，但這位二姑丈，我是親炙過的。那個尤家是蘇州大族，尤西堂之後，太平之戰，他們逃難到上海等處，沒有像我家那樣大破壞。我的異甫姑丈，據說

小時也會到過大錢莊習過業，但他不慣爲學徒，他是個富家公子，家裏有錢，可以讀書，而且是請了名師教授。他的業師，就是楊醒逋，最初在舊書攤上發現沈三白的「浮生六記」的就是他。（當時他在冷攤上所發現的鈔本，不止一種，曾交申報館申昌書畫室印行出版，名爲「獨悟庵叢鈔」。）

巽甫姑丈發憤讀書，進了學後，便不鄉試，他的堂兄鼎孚先生，雖則是中了順天鄉試舉人，但也絕意功名，在家裏當鄉紳。姑丈總說是身體不好，確是閉門家居，懶得出門，但是也沒有什麼大病，以課子爲專業。除課子外，便是吞雲吐霧，以吸鴉片爲消遣。但他是一位文學家，尤其是他的八股文（明清兩代的制藝，俗稱八股文），理路清澈，規律精嚴，而他的教育法也好，對於教人，是一片誠摯。他的兒子，名志選，號子青，別號願公，爲吳縣名廩生，正是他一手造成的；就是我，也受他的教導之惠不少。以後我再要提到他，暫且擱下。

我再說我的三姑母，嫁顧氏，我也未及見，她生了一女一子，生兒子的時候，以難產死了，剩下兩個孩子。祖母便以她的姪女，嫁給文卿姑丈爲續絃，由其撫育初生之子，而把三姑母所生之女，携回自己撫養。所以我的這位顧氏表姊，一直住在我家，及到她的出嫁。雖然是表姊，我們視如同胞姊妹一般。母親也對她如己出，爲之梳裹，教以女紅，她也不大回到自己家裏去。後來她嫁的是一家書香人家，我的表姊丈是朱靖瀾先生，也是我的受業教師，此是後話。

我的顧文卿姑丈，他家本也大族，自經太平之戰，便什麼也沒有了。姑丈的父親，還是殉難死的，因爲我見他有個官銜，叫做「世襲雲騎尉」，我問他是什麼官職？他就告訴我：「凡在長毛時代殉難死的，克復以後，給他後代子孫，一個「世襲雲騎尉」職銜，」我問他：「有什麼用呢？」他說：「一點沒有用，算是撫卹而已。」

姑丈的職業，是同仁和綢緞莊的內賬房。這一家綢緞莊，就是二姑丈家尤氏所開的。在蘇州開綢緞莊，也是一種大商業，因為蘇杭兩處，都以產絲織物出名的。同仁和綢緞莊，開在閶門內西中市大街，最熱鬧繁盛之區。每逢看三節會的時候（即迎神賽會，所謂三節者，乃是清明、中元、下元也）前門看會，後門看船（花船），我們兒童到他店裏，他總添了飯菜，招待我們。

我的四姑母，嫁姚氏，這是祖母最小的女兒。但是一件最悲慘的婚姻，從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雙方不得見面的，怎知我的姚寶森姑丈，是有點癡狀性質的。北方人謂之傻，南方人謂之歇，蘇州人謂之跛頭跛腦，總之也是一種精神病。譬如和他談話吧！起初很正常，後來越說越離譜了。我最怕他，當我是兒童的時候，他常常捉住我，高談濶論，批評時事，我不知道他亂七八糟講些什麼。

但他的長兄姚鳳生（名孟起），當時在江南稱得起一位大書家，文學也很好，有許多向他學寫字的學生，都是名門巨宦的子弟。他還刻了許多碑帖，印了許多書法，初學寫字的，都摹臨他的書法，因為清代是重書法的，從兒童入學，以及躋登翰苑，乃至退老園林，也不離此。他印出的書法，是精工木刻的，中楷都用了朱絲九宮格，都寫的是歐字（歐陽詢）。那時歐字最吃香，據傳說最近某一科狀元，殿試卷寫的歐字，西太后甚欣賞，因此造成一種風氣，大家寫歐字了。有一套書法，名叫「率更遺則」，大小楷全是歐字，我也寫過，寫得字像木片一般，真不好看。

這位姚鳳生姻伯，和我的寶森姑丈，是胞兄弟，一母所出，何以智慧相距若此，殊不可解。但是我的四姑母，性情也不大好，却有些執拗與偏見。祖母也說：在三位姑母中，是她最任性，而又以當時的盲目婚姻害了她，她生了一子、一女，都不聰慧，都是有點歇氣，自然是先天關係，得了我姑丈

的遺傳，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此我的四姑母，在中年便鬱鬱而死了。

姚家也是大族，他們的住宅，在桃花塢有兩大宅，東宅與西宅。這兩大宅房屋總共有百數十間，據說還是明代所建，現在出租給人家居住，共有十餘家。我的姑丈那一支，他們還開了一家緯綫店，店號是姚正和。開設在闔門的東中市大街。這緯綫店是做什麼的呢？原來做前清時代官帽上的紅緯用的，有的暖帽上用的，有的涼帽上用的。此外還有瓜皮小帽上一個紅結子，却是絲綫結成的。他們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店裏，雖是一種手工業的商店，却是生意不少，不但是本城的帽子店仰給於此，各地都有來批發的。

我的外祖家

我的外祖蘊山公，姓吳，他的大名，已經忘却，他是蘇州典當公業的總理事。蘇州各業，都有一個公所，似近日的商會一般，典當業也有這個機構，規模較大，因為從前典當業屬於半官性質，須向北京戶部領照，然後開設，不是那些押店可比的。這個典當公業，他們稱之為「公賬房」，理事之上，還有董事，我記得吳大澂的哥哥吳培卿，也是董事之一。

當我七八歲的時候，他家裏可稱爲全盛時代。他家裏人並不多，我的外祖母是續絃，我母不是她生的。她生了一男一女，就是我的母舅和母姨了。母舅已娶了舅母，生了一位表妹，比我小一歲，總共不過六個人，但是家裏很熱鬧。

其所以熱鬧者，第一、家裏的男女傭僕多，主人六人，傭僕倒也有五、六人，有廚子、有僕人、有老媽子、有婢女，人就多了一倍。第二、親戚來得多，他們家裏有不斷的親戚來往，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第三、我的外祖母性喜交際，常常約她的女朋友和親戚來打牌（按，當時麻雀牌尙未流行到蘇州，那時所流行的名爲「同棋」，又叫「黃河陣」，是一百零五張骨牌，也是四人玩的）。

我的母親春秋兩季，必回外祖母家，住半月到一月不定。從前上中等人家，婦女出門，必坐轎子，又因爲纏了腳，在街上行走，有失體面。譬如一位少奶奶回母家，必是母家用轎子來接；到她回夫家去，又是夫家用轎子來接，方合禮節。雖然說春秋兩季，回到外祖母家住一陣，但平日或有事故，如拜壽、問病、吃喜酒之類，也必回去；還有在新年裏，也必回去一次，向外祖父母拜年。

新年到外祖家拜年，是我們兒童最高興的一天，常常約定了一天，到他家裏去吃飯。我的表兄弟姊妹，有七八位之多，飯後，外祖父領導一羣孩子到玄妙觀遊玩。他們起初住在祥符寺巷，後來住在史家巷，距玄妙觀都不遠。

蘇州玄妙觀，在新年裏，真是兒童的樂園。各種各樣的雜耍，以及吃食零星店、玩具攤，都是兒童所喜的。有兩家茶肆，一名三萬昌（這是很古的，有一百多年歷史）；一名雅集，外祖父領了我們到茶肆裏，我們許多孩子團團圍坐了兩桌。這裏的堂倌（茶博士）都認得吳老太爺的，當他是財神光臨了，這名爲「吃橄欖茶」，橄欖象徵元寶，以其形似。玄妙觀茶肆裏，每桌子上幾個碟子，如福橘

啊、南瓜子啊，一個堂倌走上來，將最大一隻福橘，一拍爲兩半，稱之爲「百福」（吳音，拍與百同聲，福橘是福建來的橘子）。外祖父臨行時，犒賞特豐，因此他們就更爲歡迎。

在茶肆隔壁，便接連幾家耍貨店（即玩具店），於是一班小朋友，便圍攻了它，你要這樣，我要那樣。但是我對於玩具，就不喜歡那種木刀槍、虎面子、喇叭、銅鼓、泥娃娃、小白兔之類，我却喜歡那些雛形的玩具，如小桌子、小椅子、小風爐、小暖鍋等等，其次，我還喜歡那些機動的東西，有一個翻筋斗的孩童，價較貴，我喜歡它，外祖便特地買給我（這個玩意兒，紅樓夢上的薛蟠，從蘇州買來的也有此物）。還有一對細工的人像，是白娘娘與小青，都是絹製的衣服，開相也美麗，那是一個「金山寺」的戲劇，我很愛好它，保藏了好幾年。

爲了遊玩玄妙觀，我曾開過一個笑話：那時外祖父臨時發給我們每人制錢一百文，以供零用（譬如看玩把戲，買畫張，聽露天說書，吃酒釀等等，都要零碎錢），我這一百文錢，到回去時，還剩十餘文。從玄妙觀後門出去，將近牛角浜，有一個老年的乞丐，向我討錢，他的鬚髮都白了。我把手中用剩的十幾文全都給了他（向來施捨乞丐，只給一文錢）。他很感謝，向我作了一個揖，我童稚的心理，覺得禮無不答，也連忙回了他一揖。

這件事，爲同遊的姊妹兄弟們所譁笑了。他們說：「一個叫化子，給了他錢，那有再向他作揖的道理？」於是故意的形容，故意的描寫，說我是一個慳大，一個戇子，連我的母舅母姨都笑我。我窘得無可如何，面漲通紅，幾乎要哭出來。但是我的母親却回護我，母親道：「好了！我寧可有一個忠厚的兒子，不願有一個過於聰明的兒子。」（按，蘇人當時有一句成語道：「忠厚乃無用之別名」，忠厚在當時不算一個好名詞。）

外祖父在興盛時期，儘量揮霍，一無積蓄，也不置一些產業，以致他一故世後，這個家庭立即崩潰下來。其實他自己非常節儉，以他的所得專供家人濫用。我的舅舅號雲濤，是一位公子哥兒，最初學生意，吃不來苦，逃回來了。加以外祖母溺愛，成爲一位靠父蔭的寫意朋友。他拍拍曲子，還能畫幾筆蘭花，字也寫得不壞，可是吸上了鴉片烟。外祖父死後，一無所恃，立即窮困，不得已住到甸直鎮鄉下去了。

舅舅無子，僅有一女，小名珠，比我小一歲。在我七八歲的時候，逢母親歸寧，我也隨去，常常和表妹一同遊玩。不知是那一位姨母說了一句笑話道：「他們不像是一對小夫妻嗎？」爲了這一句話，我們這年長的表姊們，便作她們嘲弄我們的口實。當時我們很害羞，很覺得難爲情。漸漸的我這位表妹不再共遊玩了，到十二三歲，甚至見我去就避面，但是你越是害羞，她們越是嘲笑得厲害。

這一件事，在我十歲的時候，有一位姨母提出過，意思是弄假成真，把這一對表兄妹結成婚姻了吧！但那時候，她家正是興旺，我家日趨中落，我外祖母不贊成，我舅舅也不贊成。在我們這方面，是由祖母做主的，我的祖母也不贊成，她說：「這個女孩子太嬌養了，況是一個獨生女，我們配不上她。」這也不過偶然微露其意，以後也就不提了。

可憐我這位表妹，後來到了二十七歲，還是一位老處女，終身未嫁。大概自從外祖父故世後，他們遷到鄉下去住後，我和表妹從此就不見面。舅舅在鄉下故世，無以爲殮，我那時已是二十多歲了，在蘇州買了一口棺木，僱了一條網絲船，星夜載到鄉下去，辦了他的身後事，那時才和她見了一面。只見她憔悴不堪，舅舅說她是有病，什麼病我不知道，但的確是病容滿面了。

舅舅死後，舅舅與表妹，又住到蘇州城裏來了，母女兩人，租了一所小房子，做做女紅，勉強度

日。她們住得很遠，我也難得去看她們。有一天，舅母派人到我家，說她的女兒病危，急切要我去一次。我那時已是有妻的人了，我妻催促我即去，到了她家，她勉強擁被而坐，含着一包眼淚，說道：「有兩件事奉託，」一是懇求我辦她的後事，一是望照應她的母親。我立刻答應了。她嘆一口氣道：「不想還是哥來收殮了我，也可瞑目了！」這話似頗含蓄，而很覺悲淒，但我和她並沒有戀愛的成份，而久經疏遠的。這是爲她的父母所害，爲什麼不給她早早擇配呢？（那時候，女子不許自行擇配的。）關於這位表妹的事，我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却是紀實之作。

自劉家浜至桃花塢

我家自劉家浜遷移至桃花塢，在我幼年時期是一轉變。

這二年，我是七歲吧，我們自己沒有置屋，都是租屋居住的。但劉家浜的房子大，對面是一個大庭院，花木扶疏。我記得有一棵山茶花樹，還有兩棵木犀，春來沿壁還有薔薇花。草花無數，則有雞冠、鳳仙、秋海棠，秋來絢爛一時，都是顧氏表妹的成績。桃花塢的房子，是一個石版天井，雖也寬敞，却沒有花木。劉家浜的房子，走出大門很近，只要跨過茶廳，就到大門，門前還有譚宅的門房，

門公。桃花塢的房子，我們住最後一進，到大門外去，要走過一條黑暗而潮濕的長長的備衛。

住居劉家浜時，西首斜對門，即是尤宅，我的巽甫姑丈，即住居在此，他們是一個大家庭，上面老兄弟二人，一號春畦，一號省三，我都要呼他們爲公公。春畦生兩子，一號鼎孚，一號詠之，這兩位都是祖母的母家吳家的女婿，祖母的姪婿。省三生一子，便是我巽甫姑丈。這三兄弟中，鼎孚是個舉人，詠之與巽甫都是秀才。再下一代，鼎孚有兒子七人之多，詠之有二子，巽甫有一子，女兒是記不清了。他們是一個巨室，不過有一個家法，不許納妾。蘇州的巨室，恆喜納妾，但他們家裏，却找不到一位姨太太。（按：最後第三代有破除此例者。）

因爲距離很近，我小時常常跑到他們家裏，他們房子多，穿房入戶，也是慣了的，並且他們的小兄弟，和我年相若的很多，更添興趣。他家有一個小花園，也有台榭花木之勝，有一個池子，養着許多金魚，兒童們所歡喜。自從遷移到桃花塢後，可不能常去了。到了十餘年後，尤家聘請西席先生，我便被他們請了去，教我的幾位表姪，此是後話，暫且緩提。

住在劉家浜時，東隣有一狐仙殿，僅有兩間房子，一個老太婆住在裏面，居然有人來燒香，還有一個女癡子，約模三四十歲，不知是否住在狐仙殿內？她認得我，見我一個人，便叫道：「喂！你們弟弟在門前，不要被拐子拐去呀！」再向東去，約數家門前，有一個地址，相傳是金聖歎的故宅。

桃花塢接着東西北街，這條路是很長的，街名既雅，而傳說唐伯虎會居此，因才人而著名（但後來則因年畫而著名）。我祖母家的吳宅亦居此；不過他們住在東首，我們住在西首，我們租住者，便是親戚姚家的房子。這姚家宗族既繁，房份也多，他們有東西兩宅，各有大門進出，這好似紅樓夢

上的榮甯兩府，不過房子是有些敝舊了，又經過太平天國的兵燹，處處創痕可見。

他們後來都把餘屋出租了，東西兩宅，總共租了不下十餘家人家。一座巨宅，都分析了，譬如某幾處爲甲所有，某幾處爲乙所有，由他們各自出租。我們所租住的屋子，爲姚和卿先生所有（和卿先生後爲我的受業師，此事後述），是他們東宅的最後一進。此宅總共有七進，除茶廳（亦名驕廳）、大廳無樓外，其餘每一進都是三樓三底兩廂房。我們所住最後一進，更特別寬濶，後軒還更大。這一座三樓三底，我們與和卿先生家合住，我們佔三分之二，他們佔三分之一。

這種老式房子，還是在太平之役以前許久時間建築的，在戰役中，攻佔蘇州城後，打過館子的（如行營之類）。大廳上有一張大天然几，留有無數的刀砍痕跡。還有胆小的人說夜間弄堂裏有鬼出現的迷信話。而房子也正不及劉家浜的敞亮，因爲牆高而庭小，又是古舊，住在裏面，不無有點悶沉沉的。要從我們最後一進走到大門外，這條備街，足有半條巷之長，倘在夜裏，又沒有燈，只好摸黑，又說什麼鬼出現。我們小孩子，真有點害怕。

我的四姑母家，他們住在東西兩宅的中間房子，但也是在東宅和我們一個大門出入的，因爲他們把兩宅完全出租與人家了。在那裏有兩間姚鳳生姻伯很大的書室，這個書室，不是書卷琳瑯的書室，而是一個書法大家的書室。四壁掛滿了許多古今名書家的對聯字軸，中間擺着好幾張大書桌，都是他的學生們到此習練大字的，其中更大的一張書桌，是姚鳳生先生自己的書桌，上面有一個大筆筒，插着大大小小許多筆，以及人家來求墨寶的多卷軸兒。

他的書齋外面庭心中，有一棵很大的松樹，那棵松樹是很爲名貴的，它的很粗的樹幹兒，不可合抱，真似龍鱗一般，而顏色却是白的，大家呼爲「白皮松」。據說：這種白皮松，在蘇州城廂內外，